

共体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实力为本国的公民提供达到世界水准的教育与培训。各成员国都认识到,必须发挥区域协同的力量,共同打造教育与培训项目,才能满足各国家与地区对人才培养、利用与开发的需要,推动21世纪及未来区域发展目标的实现。

1997年,南共体发布《教育和培训议定书》(Protocol 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希望通过建立各成员国在基础教育、中等教育与培训、高等教育与培训、研究与开发、终身教育等层面统一的标准化政策,促进各成员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互助,进而提升南部非洲地区发展的能力。^[5]这项倡议因在制度层面推动力不足,在实践层面又因各国投入的人力与资本条件难以落实到位,最终并未达到理想的实施效果。但它明确地体现出,南部非洲地区已经将教育一体化视为解决人力资本挑战问题的最佳方案。

进入21世纪,非洲地区高等教育系统与世界高等教育系统的差距逐渐拉大。南部非洲地区高等教育系统仍处在精英化时代,该地区2005年的平均入学率仅为6.3%,同年世界平均水平为23.8%,照当时的发展趋势来看,2050年该地区平均入学率也只能达到16.3%,地区高等教育供给严重不足;教师团队老龄化严重,相对日益扩大的高等教育需求而言,教师数量日益短缺;高等教育机构的图书馆与信息技术等基础设施落后,成为阻碍其发展的要素之一;高等教育机构的资金有限,追求高等教育覆盖率的提升只能以削减研究资金为代价;此外,区域高等教育科研产出低下,整个非洲地区高等教育机构的科研产出率在全球学术出版物中所占比例不到0.7%。各国高等教育水平亟待提升,但同时都面临着资源极其短缺的发展困境。^[6]在这一背景下,构建区域内机构间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各机构间的合作与学者、课程、基础设施等资源共享,降低单位成本,实现有限资源的最高效利用,成为高等教育机构及各国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最佳路径。

2005年2月29日,来自14个南共体国家的29所高等教育机构的执行校长出席了在南非开普敦召开的一次会议,表示希望成立一个组织以实现其共同的教学、研究与发展目标,以及促进人类潜能与区域发展。会议通过了这项提议并选举了执行委员会,标志着南部非洲大学联盟的正式成立。经过执行委员会的努力,促进南部非洲高等教育发展的愿景与承诺得到荷兰外交部的认可与三年的资金支持。

2007年11月19日,联盟第一次三年大会(Triennial General Meeting)在博茨瓦纳的哈博罗内召开,机构开始正式运营。会议讨论了有关其未来联盟发展目标与定位的问题,并对机构实践的开展进行了初步部署。^[7]

二、早期发展与贡献

联盟在成立之初便确立了其发展使命,即协助南部非洲地区高等教育机构的复兴与发展,发挥高等教育系统及机构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使其能够有效应对区域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具体而言,联盟在早期主要在以下三方面作出了贡献。

(一) 开展研究,提供智力支撑

研究是联盟开展各项活动的基础,也是高等教育机构合作与对话平台得以构建的基础,能够帮助南部非洲地区各国与高等教育机构了解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全貌。2008年,英国国际发展部资助联盟对南部非洲各国高等教育概况展开研究,这一研究成果于2009年汇集成《走向共同的未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地区的高等教育》,是对南共体的高等教育进行全面概述的首个研究,构建了南共体高等教育清晰与细致的图景。该手册概述了南共体每个国家过去50年的历史、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及其对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作用,以及各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与发展水平、拨款制度、科学研究现状及与企业合作的状况。^[8]2012年,联盟又发布了南共体高等教育发展横断面研究成果,描述了南共体高等教育发展的最新进展,并利用纵向数据描绘了过去5年的发展轨迹,指出了高等教育系统规模扩大的成就及能力、资金、人员与管理技能缺乏等挑战。^[9]此外,联盟还开展了科学技术、研究生教育、研究资金等主题研究,描绘了南部非洲高等教育在这些领域的发展现状与所面临的挑战。这些研究对南部非洲各国教育部门及各高等教育机构具有重要意义,其描绘的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全貌为识别关键领域与发展需要、更好地建设区域性合作交流平台提供了重要依据。

而且,联盟所开展的研究通过联盟构建的良好外交与合作关系进行了更大范围的外部传播,发挥了联盟对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政策讨论与建议的职能。2009年,联盟向南共体15个成员国的科学与技术部长、美国国家科学院、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展示了其研究成果。2010年3月,在南共体